

紅樓夢

乾隆間程甲本

六

史湘雲

中國書局



紅樓夢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閻邱報老舅自擔驚

話說鳳姐兒見賈母和薛姨媽爲黛玉傷心便說有個笑話兒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未從開口先自笑道因說道老太太和姑媽打諒是那裡的笑話兒就是偕們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啊賈母道怎麼了鳳姐拿手比着道一個這麼坐着一個這麼站着一個這麼扭過去一個這麼轉過來一個又說到這裡賈母已經大笑起來說道你好生說罷倒不是他們兩口兒你倒把人軀的受不得了薛姨媽也笑道你往下直說罷不用比了鳳姐纔說道剛纔我到寶兄弟屋裡我看見好幾個人笑我

只道是誰巴着窗戶眼兒一瞧原來寶妹妹坐在炕沿上寶兄弟站在地下寶兄弟拉着寶妹妹的袖子口口聲聲只叫寶姐姐你爲什麼不會說話了你這麼說一句話我的病包管全好寶妹妹却扭着頭只管躲寶兄弟却作了一個揖上前又拉寶妹妹的衣服寶妹妹急得一批寶兄弟自然病後是腳軟的索州一撲撲在寶妹妹身上了寶妹妹急得紅了臉說道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說到這裡賈母和薛姨媽都笑起來鳳姐又道寶兄弟便立起身來笑道虧了跌了這一交好容易纔跌出你的話來了薛姨媽笑道這是寶丫頭古怪這有什麼的既作了兩口兒說說笑笑的怕什麼他没見他璉二哥和你鳳姐兒笑

道這是怎麼說呢我饒說笑話給姑媽解悶兒姑媽反到拿我打起卦來了賈母也笑道要這麼着纔好夫妻固然要和氣也得有個分寸兒我愛寶丫頭就在這尊重上頭只是我愁着寶玉還是那麼傻頭傻腦的這麼說起來比頭裡竟明白多了你再說說還有什麼笑話兒沒有鳳姐道明兒寶玉圓了房親家太太抱了外孫子那時候不更是笑話兒了麼賈母笑道猴兒我在這裡同着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來個笑兒還罷了怎麼臊起皮來了你不叫我們想你林妹妹你不用太高興了你林妹妹恨你將來不要獨自一個到園裡去隄防他拉着你不依鳳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臨死咬牙切齒倒恨着寶玉呢賈

母薛姨媽聽着還道是頑話兒也不理會便道你別胡拉扯了你去叫外頭挑個狠好的日子給你寶兄弟圓了房兒罷鳳姐去了擇了吉日重新擺酒唱戲請親友這不在話下却說寶玉雖然病好復元寶釵有時高興翻書觀看談論起來寶玉所有眼前常見的尙可記憶若論靈機大不似從前活變了連他自己也不解寶釵明知是通靈失去所以如此倒是襲人時常說他你何故把從前的靈機都忘了那是舊毛病忘了纔好爲什麼你的脾氣還覺照舊在道理上更糊塗了呢寶玉聽了並不生氣反是嘻嘻的笑有時寶玉順性胡鬧多虧寶釵勸說諸事畧覺收斂些襲人倒可少費些唇舌惟知恣心伏侍別的了頭

素仰寶釵貞靜和平各人心服無不安靜只有寶玉到底是愛動不愛靜的時常要到園裡去逛賈母等一則怕他招受寒暑二則恐他睹景傷情雖黛玉之軀已寄放城外菴中然而瀟湘館依然人亡屋在不免勾起舊病來所以也不使他去況且親戚姊妹們爲寶琴已回到薛姨媽那邊去了史湘雲因史侯回京也接了家去了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來只有寶玉娶親那一日與吃喜酒這天來過兩次也只在賈母那邊住下爲着寶玉已經娶親過的人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從前的詼諧談笑就是有時過來也只和寶釵說話見了寶玉不過問好而已那邢岫烟却是因迎春出嫁之後便隨着邢

夫人過去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卽同着李嬌娘過來亦不過到太太們與姐妹們處請安問好卽回到李純那裡畧住一兩天就去了所以園內的祇有李純探春惜春了賈母還要將李純等挪進來爲着元妃薨後家中事情接二連三也無暇及此現今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園裡尚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挪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賈政帶了幾個在京請的幕友曉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見過上司卽到任拜印受事便查盤各屬州縣糧米倉庫賈政向來作京官只曉得郎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學差也無關於吏治上所以外省州縣折放糧米勒索鄉愚這些弊端雖也聽見別人講究却未嘗身親

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與幕賓商議出示嚴禁並諭以一經查出必定詳叅揭報初到之時果然胥吏畏懼便百計鑽營偏遇賈政這般古執那些家人跟了這位老爺在都中一無出息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便在京指着在外發財的名頭向人借貸做衣裳裝體面心裡想着到了任銀錢是容易的了不想這位老爺獸性發作認真要查辦起來州縣餽送一概不受門房簪押等人心裡盤算道我們再挨半個月衣服也要當完了債又逼起來那可怎麼樣好呢眼見得白花花銀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長隨也道你們爺們到底還沒花什麼本錢來的我們纔究花了若干的銀子打了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

半個錢也沒見過想來跟這個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明兒我們齊打夥兒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齊都來告假賈政不知就裡便說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們既嫌這裡不好就都請便那些長隨怨聲載道而去只剩下些家人又商議道他們可去的去了我們去不了的到底想個法兒纔好內中有一個管門的叫李十兒便說你們這些沒能耐的東西着什麼忙我見這長字號兒的在這裡不犯給他出頭如今都餓跑了瞧瞧你太太爺的本領少不得本主兒依我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弄幾個錢回家受用若不隨我我也不管了橫豎拚得過你們衆人都說好十爺你還主兒信得過若你不管我們實在是死



症了李十兒道不要我出了頭得了銀錢又說我得了大分兒了窩兒裡反起來大家沒意思衆人道你萬安沒有的事就沒有多少也強似我們腰裡掏錢正說着只見糧房書辦走來我周二爺李十兒坐在椅子上蹺着一隻腿挺着腰說道找他做什麼書辦便垂手陪着笑說道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說話到了這時候都沒有開倉若是過了漕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麼的李十兒道你別混說老爺是有根蒂的說到那裡是要辦到那裡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因我說了緩幾天纔歇的你到底找我們周二爺做什麼書辦道原爲打聽催文的事沒有別的李十兒道越

發胡說方纔我說催文你就信嘴胡謔可別鬼鬼祟祟來講什麼賤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書辦道我在這衙門內已經三代了外頭也有些體面家裡還過得就規矩矩伺候本官陞了還能發不像那些等米下鍋的說著回了一聲二太爺我走了李十兒便站起堆著笑說這麼不禁頑幾句話就臉急了書辦道不是我臉急若再說什麼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清名呢李十兒過來拉著書辦的手說你貴姓啊書辦道不敢我姓詹單名是個會字從小兒也在京裡渾了幾年李十兒道詹先生我是久聞你的名的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有什麼話晚上到這裡偕們說一說書辦也說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把我

一詐就嚇毛了大家笑著走開那晚便與書辦咕唧了半夜第二天拿話去探賈政被賈政痛罵了一頓隔一天拜客裡頭吩咐伺候外頭答應了停了一會子打點已經三下了大堂上沒有人接鼓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賈政踱出煖閣站班喝道衙役只有一個賈政也不查問在墀下上了轎等轎夫又等了合一回來齊了抬出衙門那個炮只響得一聲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個打鼓一個吹號筒賈政便也生氣說往常還好怎麼今兒不齊集至此抬頭看那執事却是攙前落後勉強拜客回來便傳謨班的要打有的說因沒有帽子誤的有的說是號衣當了誤的又有的說是三天沒吃飯抬不動賈政生氣打了

一兩個也就罷了隔一天管廚房的上來要錢賈政帶來銀兩付了已後便覺樣樣不如意比在京的時候倒不便了好些無奈便喚李十兒問道我跟來這些人怎樣都變了你也管管現在帶來銀兩早使沒有了藩庫俸銀尚早該打發京裡取去李十兒稟道奴才那一天不說他們不知道怎麼樣這些人都是沒精打彩的叫奴才也沒法兒老爺說家裡取銀子取多少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几天有生日別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我們到底送多少呢賈政道爲什麼不早說李十兒說老爺最聖明的我們新來乍到又不與別位老爺狠來往誰肯送信巴不得老爺不去便好想老爺的美缺賈政道胡說我這

官是皇上放的不與節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李十兒笑着問道老爺說的也不錯京裡離這裡很遠凡百的事都是節度奏聞他說好便好說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經遲了就是老太太太們那個不願意老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做官呢賈政聽了這話也自然心裡明白道我正要問你爲什麼都說起來李十兒回說奴才本不敢說老爺旣問到這裡若不說是奴才沒良心若說了少不得老爺又生氣賈政道只要說得在理李十兒說道那些書吏衙役都是花了錢買着糧道的衙門不想發財俱要養家活口自從老爺到了任並沒見爲國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載道賈政道民間有什麼話李十道百姓

說凡有新到任的老爺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錢的法兒州縣害怕了好多多的送銀子收糧的時候衙門裡便說新道爺的法令明是不敢要錢這一難留切蹙那些鄉民心裡愿意花幾個錢早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反說不諳民情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爺最相好的他不多几年已巴到極頂的分兒也只爲職時達務能殼上和下睦罷了賈政聽到這話道胡說我就不職時務嗎若是上和下睦叫我與他們貓鼠同眠嗎李十兒則說道奴才爲着這點忠心兒掩不住纔這麼說若是老爺就是這樣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時候老爺又說奴才沒良心有什麼話不告訴老爺了賈政道依你怎麼做纔好

李十兒道也沒有別的趁着老爺的精神年紀裡頭的照應老太太的硬朗爲顧著自己就是了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爺家裡的錢也卻貼補完了還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自然弄了錢藏着受用倘遇著一兩件爲難的事誰肯幫著老爺那時辦也辦不清悔也悔不及賈政道據你一說是叫我做貪官嗎送了命還不要緊必定將祖父的功勲抹了纔是李十兒回稟道老爺極聖明的人沒看見舊年犯事的几位老爺嗎這几位都與老爺相好老爺常說是個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裡現有几位親戚老爺向來說他們不好的如今陞的陞遷的遷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老爺要知道民也要顧官

也要顧若是依著老爺不準州縣得一個大錢外頭這些差使誰辦只要老爺外面還是這樣清名聲原好裡頭的委屈只要奴才辦去關碍不著老爺的奴才跟主兒一場到底也要掏出忠心來賈政被李十兒一番言語說得心無主見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說著便踱了進去李十兒便自己做起威福鉤連內外一氣的哄著賈政辦事反覺得事事周到件件隨心所以賈政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便有几處揭報上司見賈政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們耳目最長見得如此得使用言規諫無奈賈政不信也有辭去的也有與賈政相好在內維持的於是漕務事畢尙無隕越一日賈政無事在